文人不必出仕

陳安

讀魯迅的《學界的三魂》，發現有句話在眼前一亮：「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他還說，許多人的「靈魂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

魯迅自己是不想做官的。他的「學」是夠「優」的，可他實行的是「學而優也不出仕」。像他這樣的優異學人，當個教育部長綽綽有餘，可他只當過短期的「教育部僉事」。他也不是愛當這個相當於現在小科長的「僉事」，其目的不過「是在弄幾文俸錢，因爲我祖宗沒有遺產，老婆沒有奩田，文章又不值錢，只好以此暫且餬口。」後來，他就再也沒有當過什麼官，更不會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人們先後封賜給他的「民族魂」、「硬骨頭」、「文化旗手」，顯然均非官銜。

僉事這個職務，我想比李白當的「翰林待詔」、杜甫當的「左拾遺」、蘇軾當的「禮部尚書」都要小。中國古代有名的文人、詩人，似乎都在朝廷裡任過一官半職，當年雖尚無「汽車洋房」、「四室一廳」、「小蜜二奶」之說，但是有烏紗帽或無烏紗帽，在身價和地位上畢竟大不相同，而且有人確實胸有匡世報國之心，所以都要在仕途上追逐一番。直至在宦海裡升沉不定、飽經風波之後，他們才會意識到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得趕緊回老家，享受一下「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的田園生活。

比起中國文人，美國文人似乎少了很多官癮。當然，他們也有弱點，酗酒、吸毒、多婚，都是他們常犯的毛病，但他們一般不會去跑官買官，一門心思要弄個「長」啊「卿」的來當當。最多當個國際筆會美國中心主席，那也是大家選的，沒有薪俸，任期有限，只是盡義務而已，絕無便宜可佔。你去看他們的名片，上面絕無密密麻麻的一連串官職頭銜。

美國文人向有不當官的傳統。新聞記者、《另一半人如何生活》的作者雅各布·里斯就是一個範例。他當時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加上有老羅斯福總統這樣一個「老哥兒們」，要在華盛頓或紐約混上一官半職那是太容易了。可是他說：「當官不是我的事情，寫作才是；在寫作方面我可以做得更好，可以通過寫作幫助別人。做官是一種榮譽，我願意把這榮譽給予那些更適合做官、可以在政壇上駕輕就熟的人，我的本性不是那種用官職來點綴自己的人。」

「不用官職來點綴自己」，此話說得好。所有有才能的作家、詩人和記者，其實都不必用烏紗帽來裝飾自己，而應用自己的筆、自己的作品來幫助人們、影響社會。美國文人更渴望做「公共知識分子」，除了寫文學作品、新聞報道外，他們還對各種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及時發表自己的看法，爲公衆說話，爲弱勢群體說話，以自己的言行去反腐肅貪、驅邪除弊，去推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去實現社會的公正與和諧。這一切，均無須出仕，無須官爵。

《藍色的圖門江》

許定銘

原名張璞君的東北作家駱賓基（一九一七至一九九四）出生於吉林琿春縣，直到一九三四年才離開白山黑水的東北，到北平讀書。從出生到離開這十多年北方生活的記憶，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裡，他的作品中往往流露出那份熱愛大山的情懷。駱賓基的創作以小說爲主，著名的作品是《邊陲線上》（上海文化生活，一九三九）、《姜步畏家史》（桂林三戶書店，一九四四）和《北望園的春天》（上海星群出版社，一九四七），很多人都疏忽了他還寫過一部中篇神話《藍色的圖門江》。

《藍色的圖門江》（上海新豐出版公司，一九四七）寫於一九四三年，原刊於創刊號的《文學雜誌》及第二期，是本四萬多字的神話。此書前半部寫流傳民間的：果木仙與呂洞賓偷嘗禁果後被貶凡間，在圖門江兩岸孕育出後代草精靈（人參）們；後半部寫訪山客在大山內獵鹿茸、掘人參的悲劇。故事並不吸引，但駱賓基用了大量筆墨描寫大山的景物，細膩地述說訪山客的生活，思鄉情懷力透紙背。

我最初知道《藍色的圖門江》，是讀了白鬱（台灣詩人楊喚）給笑虹的一封同名的書簡（見一九七二年，台中普天版《楊喚詩簡集》），楊喚也是東北人，他在信中說圖門江流傳着古老的北方傳說，能勾起人鬱結不散的鄉愁……

緣來有段故——從軍之路

呂惠如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杜甫《兵車行》

一首《兵車行》，道出戰爭及兵役爲人民所帶來的痛苦與禍害。現代社會，發達的軍備令各國對戰時已不必像從前般需要派遣大量兵力，戰機、導彈絕對比人肉士兵來得更具殺傷力；甚至乎，現時國與國之間的爭戰早已轉移陣地，在經濟、文化等層面作拉鋸戰才是更符合經濟效益的「文明之戰」。近幾十年，港人鮮少涉足戰場，因而對軍人、士兵等名詞會有距離感，甚至有點陌生。其實，認識一下軍隊、聽聽老兵的小故事，也就是認識歷史的好方法之一。

本港原來亦有兵役法

一八四一年到一九九七年期間的英屬時期以至九七年回歸以來，港人一般不必強制性服兵役。不過，原來早於一九一七年香港已設立第一條兵役法，規定十八到五十五歲的英籍男性在國家徵召下必須服兵役，而且亦有部分港人自願參軍。

前華籍英兵羅永兆於中學時期跑去參軍，曾參與抗日戰爭，退役後又當了多年義勇軍成員，對當兵可謂情有獨鍾兼且駕輕就熟。他說自己會參軍是受到朋輩支持、影響，後來參與抗日戰爭亦屬意料之外：「參加軍隊以爲去玩，可以隨時退役離開，誰知竟要打仗。」他回憶說，當年社會不景氣是令部分人自願參軍的原因：「當時經濟欠佳，中國人入息少，參軍雖然薪水不算高，但始終有飯食、有人工。」

華籍英兵笑談抗日勇

親身參戰是段難忘經驗，羅永兆笑說了一些當年與日軍對戰時的經驗之談：「當時日軍已佔領九龍，所有炮彈都在九龍畢架山上發射，我們憑經驗便知道會否射中我們。炮彈發出『嗚嗚』聲，表示不會射到過來，那就不必理會，繼續打瞌睡。若聽到『滴達滴達』聲，表示炮彈快要射到，要趕緊趴下來。」

自言從小已喜歡上軍隊生活的他，對參軍一事從不感到後悔。他說：「我現在一把年紀了，你若問我有否後悔，我絕對沒有，因爲當兵眞的可以訓練思想，令你變得剛強，又可以鍛練身體。而且我認爲這是一種天職，假如你不去當、我也不去當，那豈不是要死人？」

淪陷時期的非正規軍

相對英兵這類正規軍隊，抗日期間本地其實亦有一些非正規的游擊隊協助對抗日軍、保衛市民。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就曾活躍於新界區一帶，更成功協助一名美軍中尉逃脫日軍的搜捕行動。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一架俗稱「飛虎隊」的美軍戰機在香港上空被日軍擊落，機上飛行員克爾中尉被迫降落於九龍坳、觀音山一帶，日軍隨即派出千多名士兵上山搜捕。當時，年僅十四歲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成員李石，成功將克爾救出。後來，游擊隊在數千日軍包圍下，經四十多天的鬥智鬥勇，最終成功把克爾送返所屬部隊的總部。

巾幗鬚眉離家參軍去

保家衛國，人人有責，現代男女平等，參戰絕非男人專利。身爲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成員的蔡松英，十六歲還是個未成年小女孩時便毅然離家，當上游擊隊的民運員，負責宣傳抗日精神。

不同於木蘭在無可奈何下要代父從軍、被迫上戰場，蔡松英婆婆說自己自願參軍是受到當時社會氣氛所感染，故而不理家人反對跑去從軍。她英氣十足地說：「當時有這麼一種抗日氣氛：『妻子送郎上戰場，母親送子上戰場』雖然明知這種工作有危險，但由於可以表現愛國熱情、表達抗戰信心，大家覺得子女去參戰其實是一種榮耀。我自己參與抗日戰爭是一份應盡的責任，並以此爲榮。」

回述當年，蔡婆婆總是帶着滿腔熱血和熱情：「我當時有一個想法：不成功，便成仁。如果不把日軍逐出香港、逐出中國，任務便未算完成，那我是不會回家的。」

克服障礙勤練客家話

不過，有滿腔熱誠卻不一定可以順利工作，長於城市、一直在城裡受正規教育的蔡婆婆，來到鄉間方始發現自己語言能力上的欠缺：「當時我被分配擔任民運工作，自以爲很合適。哪知來到村民面前進行宣傳工作，來自城裡的我只會說廣東話，完全不懂客家話，說完一大串後有一位客家婦女對我說：『阿妹，你說什麼，我聽不懂。』於是我知道，若要做群衆工作，第一關便要克服語言問題，一定要學好客家話。」今日蔡婆婆說得一口相當通暢流利的客家話，我猜認眞熱情的她，當年一定花過不少時間苦練。

兩位老兵爲我們話當年，帶出淪陷時期的部分社會面貌來。回歸以後，解放軍取代英兵成爲香港「守門人」，年輕人有機會藉參加「青少年軍事夏令營」一類的活動，與解放軍來個親身接觸，了解一下軍事生活及軍人心聲。

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緣來有段故》「從軍之路」，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二）晚上七時正於無線電視翡翠台播出，港台網上廣播站（http://tv.rthk.org.hk）提供視像直播及重溫。

「極品享受」

汪金友

最近網上流傳一篇帖子，題爲「極品享受」。主要內容是：「拿沙特的工資，住英國的房子，用瑞典的手機，戴瑞士的手表，做泰國的按摩，開德國的轎車，坐美國的飛機，喝法國的紅酒，吃澳洲的海鮮，抽古巴的雪茄，穿意大利皮鞋，看奧地利歌劇，買俄羅斯別墅，僱菲律賓女傭，洗土耳其桑拿……當中國的幹部。」（三月一日《南方都市報》）

乍一看，很吃驚。什麼樣的人，能夠得到這樣的「享受」？細一想，也正常。時代發展了，社會進步了，生活提高了，思想解放了。越來越多的人，有了越來越多的享受。雖然暫時還拿不了「沙特的工資」、住不了「英國的房子」、買不了「俄羅斯別墅」、僱不了「菲律賓女傭」。但在我們周圍，「戴瑞士手表」、「開德國轎車」、「穿意大利皮鞋」、「喝法國紅酒」的，還是大有人在。至於有些人出國之後，是不是「做泰國按摩」、「洗土耳其桑拿」，那就不得而知了。

「極」是最頂端、最高點、最盡頭的意思。「極品」是最上等的產品，「極品享受」就是在全世界最流行、最現代、最風光、最舒適的享受。

我們並不反對享受，即便是在金融海嘯之下，拿自己的錢去享受世界各地的「極品」，他人也無可厚非。相反，享受「極品」的人越多，越能拉動和刺激消費。不信你拎着一提包鈔票，去英國買房子、德國買汽車、澳洲吃海鮮、法國喝紅酒，保證會受到當地商家的熱烈歡迎。

這篇帖子之所以受到廣泛關注，關鍵是最後一句：「當中國的幹部」。是啊，「當中國的幹部」，怎麼也成了「極品享受」？很多的中國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看了，心裡一定不是滋味。甚至會懷疑，這是不是一種「惡搞」，是不是一些沒有能夠進入公務員隊伍的人，吃不着葡萄說葡萄酸，拿「中國幹部」尋開心？

息怒，息怒。我們還是靜下心來看一看，中國的幹部與外國的幹部，有什麼不同之處。按說，中國幹部有權力，外國幹部也有權力；中國幹部有待遇，外國幹部也有待遇；中國幹部受人尊重，外國幹部也受人尊重；中國幹部收入有保證，外國幹部收入也有保證；中國幹部需要幹工作，外國幹部也需要幹工作；中國幹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外國幹部的宗旨是盡職盡責完成分內任務。要論辦公條件和經濟待遇，中國的幹部還遠不如一些經濟發達國家的幹部。

那爲什麼偏說「當中國幹部」，就是「極品享受」？我猜測，主要原因是一些中國的幹部，經常拿着公款去享受。雖然對各級幹部的經濟待遇和公務支出，國家都有明確規定。但在實際執行中，卻很少有人去深究。於是就形成一種現象，市長坐什麼樣的車，鄉長也坐什麼樣的車；省長用多大的辦公室，鎮長也用多大的辦公室。無論職務高低、有錢沒錢，你吃海鮮，我也吃海鮮；你喝紅酒，我也喝紅酒；你穿名牌，我也穿名牌；你出國旅遊，我也出國旅遊。得到的是「極品享受」，花去的卻是老百姓的辛苦錢。

在一些地方，吃喝玩樂沒人問責，奢侈浪費沒人問責，平庸無能沒人問責，決策失誤沒人問責，胡亂作爲沒人問責，考試作弊沒人問責，公車私用沒人問責，雞犬升天沒人問責，弄虛作假沒人問責，提拔貪官沒人問責，幹部只要一上去，就像入了保險箱。除非小偷入室、屋頂漏水、情人反目、礦井垮塌等意外事故，永遠不會再下來。這就難怪有人說，中國的幹部，算是「最舒服」的幹部。

抗日老英雄蔡松英（香港電台提供）

輝煌豪邁的上帝

陳文育

文化經緯

世界上，沒有人的名字有貝多芬那樣響亮。拿破侖的炮火只響徹在歐洲大地，而貝多芬卻用他自己創造的旋律和節奏征服了全世界。拿破侖的武功已時過境遷，法國大革命的理想主要得力於衆多思想家和革命志士前赴後繼的奮鬥，而貝多芬則用他一個人的激情燃燒着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現在，他的音樂又被選用宇宙飛船送入外星球。可以相信，貝多芬是不朽的，他的影響已超越地球！

我們假設，有那麼一個生存有高智商生靈和社會高度進步的星球，在那裡。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被擴大化了。他們可以根據貝多芬的片段音樂讓時空變換，恢復到貝多芬那個時代，他又可以重新創作了。

那是一八一九年。貝多芬開始失聰，但他的創作激情卻達到最高峰。他創作了一生中最偉大、最富於思想性的作品，包括：最後五首弦樂四重奏，最後五首鋼琴奏鳴曲，以及第九交響曲和《莊嚴彌撒曲》。讓這個星球的生靈感到吃驚的是，這個聾子所創作的符號既不是定義和概念，又不是思想和理論，被放到一個設備上變成聲響以後，表達出來的感情和激動是那麼的熟悉和易於理解。這些聲音像海上的風暴，摧枯拉朽，勢不可當；柔和時，又如天上的星星，閃爍着靜美的光芒。在這些聲音裡面，有一種力量，輝煌，豪邁，平和而震撼人心，明朗而光輝燦爛。尤其在第九交響曲和《莊嚴彌撒曲》中，這種力量讓人倍感親切熟識。這個星球的生靈覺得，這些聲音就發生在他們的身旁，似乎是他們這個社會精神本質的寫照，體現了正義，公平，公正和健康，進步，和諧等諸多理念。如果有上帝的話，那就是他們的上帝，就是上帝發出的聲音。

每個偉人的心中都有他的上帝，這個上帝的精神境界和性格力量決定了他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的深度與廣度。貝多芬在《莊嚴彌撒曲》中奏響的上帝影響至深至遠。如果結合第九交響曲和《A小調弦樂四重奏》中的慢樂章，其上帝的形象更趨柔美和親切，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除了諸多社會和歷史的原因以外，探討其美學和藝術上的究竟，應該是個有趣又有意義的事情。

就思想的深度和廣度而言，貝多芬是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主觀」作曲家，他的人文精神廣博而深刻。在他人生的最後階段，他超脫個人生活的痛苦而進入藝術的未來境界和思想的超前憧憬。很難想像，法國大革命前一位作曲家會有這樣的人生觀和創作激情。貝多芬的作品在當時雖然不被人理解，但它們對後世的影響卻是巨大而深遠的。可見，藝術家與政治家或其他社會工作者是不同的。前者更需要思想的前瞻性和行動的激情。貝多芬思想的前瞻性和激情使他的「主觀」創作成果和影響超越時空而永垂不朽。

感情的思想化或思想的感情化比概念化的思想要原始，內涵更豐富。起源自原始「圖騰」而得以發展蔓延的舞蹈，音樂，繪畫藝術就是爲了表達這種思想化的感情或感情化的思想的。正因爲這種思想感情內涵的無限性和表達方式的朦朧性而使這類藝術成爲必需並得到長足發展。它們的藝術美感和生命力與日月同輝！

從來沒有因這種藝術表達的思想感情超出某條戒律而引發戰爭。

人類曾爲拿破侖的野心和主觀而戰鬥，卻永遠不會爲貝多芬的激情和主觀而燃起戰火，只會「團結一家親如兄弟」！

視覺冰淇淋

劉荒田

名居人語

午後兩點，納山公園的梧桐和薔薇，噴泉和雕像，長椅和鞦韆，都均勻地鋪上陽光。陽光有點燠熱，好在識時務的海風從北岸區那邊沿山坡爬上來，恰似炎夏中綠茶風味冰淇淋，把涼意徐徐滲入臟腑。如果不是發生以下事件，這個剛剛告別被艾略特咒爲「殘忍」的四月的初夏，「姹紫嫣紅開遍」而無《西廂記》裡嬌小姐「良辰美景奈何天」式愁緒，堪稱無懈可擊——兩位女郎在我所佔據的長椅不遠處，躺在草地上。

雙十年華，都是三點式泳衣，一個酒紅，一個奶白，恰似園邊的蜀葵和馬蹄蓮。可能是「蕾絲邊」（女同性戀）吧？不然不會這般親暱，連仰卧或側卧的姿勢，也充滿默契，彷彿在合作進行題目爲「青春」的行爲藝術。於是乎，我的視線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我手裡握着一捆報紙，但沒帶老花鏡來，不能久讀。那麼，看風景吧，然而這兩片「風景」擋住我的大半視線，教我尷尬。

如果說我不愛看女人，尤其是曲線玲瓏、青春逼人的體型，那是騙人，可是，驚鴻一瞥猶可，裝作不經意似地看一會也情有可原；直勾勾的老眼死死盯着布料省到無可再省的女子，即使她們對男性毫無興趣，也不怎麼合乎文明社會的社交規範。熟人看到，會偷偷笑話：「看，這老色鬼！」

那好，我盡量少看她們以鄉下婆娘以文火煎鰱魚般的耐心，力求讓整個身體細膩而均勻地接納太陽光，而專注於天空的閑雲，可是視線總要先越過她們，才能落到別的目標。也就是說，無論我這樣喬裝柳下惠，也免不了眼睛吃冰淇淋。冰淇淋不是不好吃，但不能塡鴨般硬來。閑人可能馬上反駁：還不容易，挪到別處不就結了？不錯，這裡長椅不只十張，但只有我所坐的一張有白千層的美蔭。何況，我比她們先來，彼此並不相干，我如果退避，只是露怯，會被她們笑話。

這時候，才徹底明白，蛤蟆鏡何其偉大，如果我有一面，所有難堪都被過濾爲有看頭的風景。我的對面，一位白人男子，戴着雷朋牌太陽鏡，斜着鞦韆架的柱子，道貌岸然何消說得，天曉得他盯着什麼！

我只好俯首，看腳邊的螞蟻，暗裡努力仿效羅丹雕塑「思想者」的姿態。三點式女郎在吃吃竊笑，我不敢追蹤她們的目光，看是不是笑我。

麵食的歌謠

霍無非

文化什錦

我國幅員遼闊，水土迥然，物種亦有不同。南方的稻米北方的麥，一方水土一方糧，加上各地風俗相異，單是一個吃，就能派生許多方法。南方的稻穀脫去殼，可做米飯，可熬粥糜，可釀米酒，可包糭子，可製米粉；而北方的麥子吃法更多，磨成麵，能包餃子，包包子，擀麵條，蒸饅頭，炸油條，烙大餅……做成的麵食花樣百出，變化多端，過黃河，跨長江，遍及華夏，爲各地食客喜愛。

感謝老祖宗，食不厭求，永無止境，發明了各種精美麵食，千百年來傳承出新，惠人口胃，造福後代。我從小接觸北方的麵食，先是耳聞，聽大人們繪聲繪色地講；其次是看書本，圖文並茂愛不釋手；後來成人了，四處走走，見識了河南的燴麵，陝西的臊子麵，山西的刀削麵，蘭州的拉麵，東北的手擀麵，還有上海的陽春麵，蘇州的扁尖肉絲麵等諸多做法。北方的麵食粗獷，南方的麵食精細，各有千秋，當然，現在是見不到光頭廚師頭頂麵團削麵下鍋的情景了，但西北漢子端着粗瓷大碗，蹲在橛上扯着長長的麵條，唏溜唏溜吃得香的模樣着實饞人！

西北是文化底蘊厚重的地區，歷史典故多，有些麵食卻沒有相應的漢字，譬如陝西的油潑辣子彪彪麵，那確實是一道地方美食。聽陝人發音才知彪字讀biáng，是廚師在案板上甩麵的聲音，不念「彪」。好個陝人，不僅能造兵馬俑，且善造字，大大的biáng字掛在麵館門口，招徠食客，這字可分五層寫：最高一層是「穴」，第二層左右是兩個不帶橫的「言」，第三層左右是兩個繁體「長」，中間夾個繁體「馬」，左邊一個大「月」，右邊一個大立刀，再把二三層包起來，第四層是個「心」，第五層才是個走字旁，可謂筆畫最多的「字」了。幽默的陝人爲此還編了首《biáng字歌》：「一點飛上天，黃河兩道灣；八字大開口，言字往裡走；東一扭，西一扭；左一長，右一長；中間加個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留個刀鉤掛麻糖，推個車車逛咸陽」。眞有些黃土高原的樂趣，沒吃心裡也覺香。

隔條黃河，山西的麵食也很有名，除了遐邇聞名的刀削麵，蕎麵栲栳栳、碗秃、剔尖、貓耳朵等麵食的名兒都挺有趣，沒見過的可要費思量，特別是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拍攝地祁縣喬家大院，那裡有一首《生日滿月》歌謠：「過生日，蒸圓圓（讀ku lüe），圓個吉利快快長；九個石榴一佛手，盼的俺娃長留守；一歲抓鬮是試探，無非寄託好期盼；父母恩惠不可忘，前途還靠自己幹」。圓圓是啥？翻開詞典，這樣解釋：「蒙語指圍起來的草場」，這更和人的食物靠不上了。原來，這倆字的讀音來自蒙語，圓圓據說是糖糕一類的麵食，要撒上紅棗芝麻蒸，清末從內蒙一帶傳來，現在難得一見了。歌謠展現了當地古老的民俗，還讓人聯想到晉人走西口謀生的艱辛，行千里路，幹百家活，口大吃遍四方和八面，掏回來血汗錢還有漢蒙民族的交流。

這是有關陝晉兩種麵食的歌謠，通俗易懂，好比麵食的澆頭，可以提鮮佐餐，豐富麵裡的文化營養，口福耳福不淺哪。我國南北麵食繁多，食麵者衆，肯定還有許多類似的歌謠藏在民間仍未識，需好好挖掘整理。